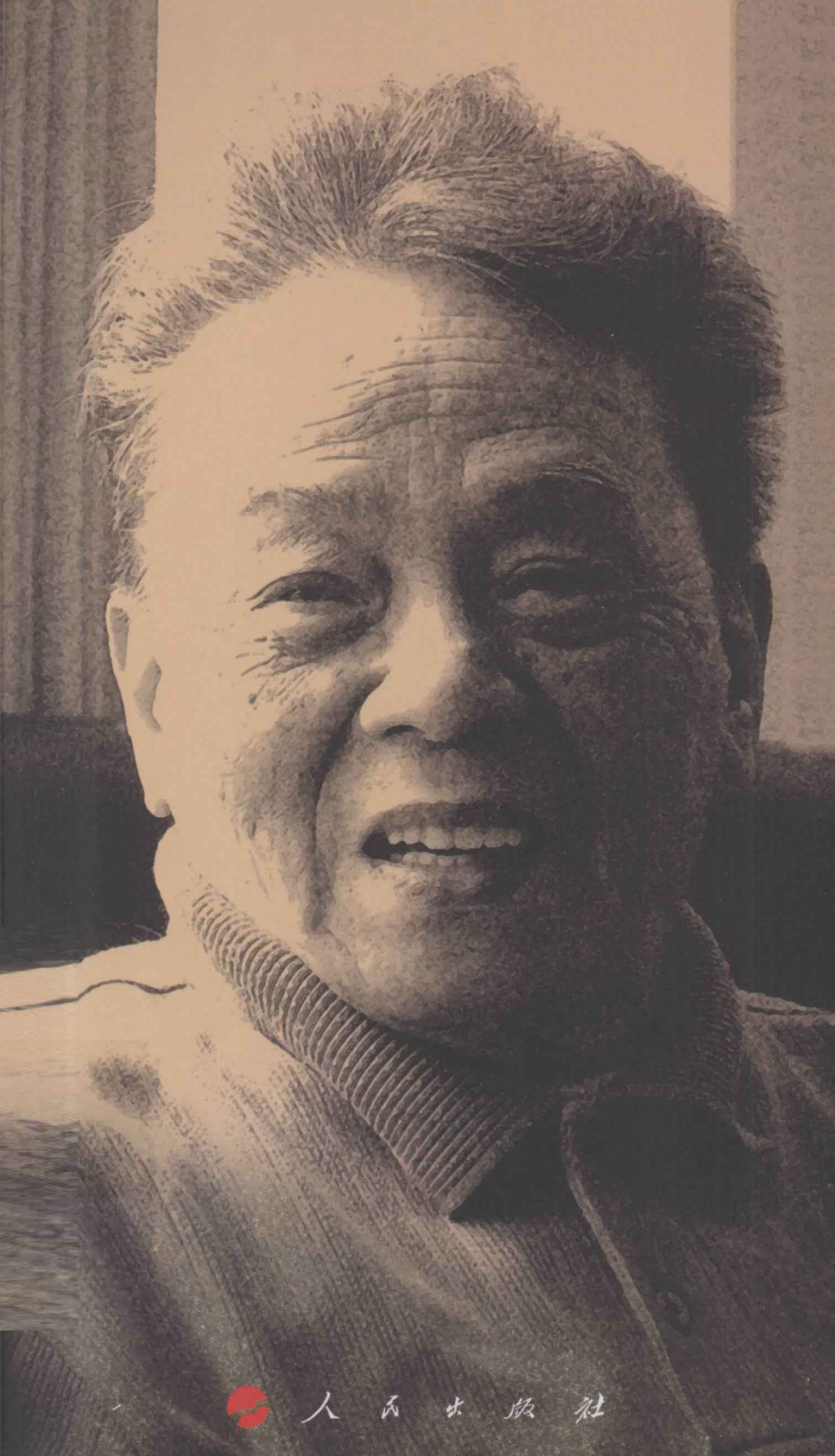


顺德文丛第三辑

风雨兼程——记岑桑

岑丽华 编著



人民出版社

顺德文丛（第三辑）

风雨兼程——记岑桑

岑丽华 编著

 人民出版社

《顺德文丛》顾问

欧广源 郑国雄 黎子流 陈用志 冯润胜 陈云贤
刘 海 梁毅民 周天明 梁维东 黄喜忠

《顺德文丛》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春芙 丘国新 叶春生 司徒尚纪 刘斯奋 肖承罡
岑 桑 邱 捷 陈忠烈 洪三泰 骆 伟 黄天骧
徐南铁 谢望新 谭元亨

《顺德文丛》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梁惠英

主 编：招汝基

副 主 编：饶林海 赵里平 沈 涌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马曼宁 李健明 何劲和

沈 涌 麦润沾 张新杰 吴锡标 招汝基 赵里平

饶林海 梁惠英

《顺德文丛》第三辑序

林 雄

文化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它既能帮助我们回顾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展望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在和未来。顺德自古人文蔚盛，名人辈出，地方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敏于思、善于行的顺德人不断将丰富鲜活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总结提升，大大丰富了顺德文化内涵，进一步彰显了地方文化的特色和个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发挥文化在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中的作用，推动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

培育城市精神，需要文化的润泽。城市精神是城市之魂，是文化之核心。历史证明，只有文化才能将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精髓吸纳存留，汇成城市的精神长河，滋润着城市文明的萋萋芳草和茂盛树林，推动城市持续健康前行。顺德精神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和沉淀，不仅成为顺德人的精神归宿，也成为顺德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基石。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城市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城市功能面临着深刻的调整，顺德更是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新阶段。与之相适应，顺德亟需通过文化的提升与创新，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城市文化精神并以之凝聚各方共识、积聚各种力量，不断增强城市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引领顺德城市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实现新一轮的转型升级。

建设幸福顺德，需要文化的支撑。省委把“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为“十二五”时期的核心任务。建设和谐幸福社会，既需要加快发展，创造幸福生活的坚实物质基础，更需要倡导科学理性的幸福文化，构筑幸福精神家园，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要求更高，期待更高，对精神文化需求充满了新的渴望。这就需要进一步从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上来深化对文化

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文化自觉，让蕴藏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理想情操、审美情趣通过注入时代元素，成为人们源源不断的文化给养和城市的新鲜血液。这就需要积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向全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有效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

深化综合改革，需要文化的引导。改革源自思想观念之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一种文化的嬗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新的思想文化观念既为批判、否定和超越旧的制度和体制提供了锐利武器，同时又以新的价值判断和蓝图描绘开辟了新的改革路径和发展模式。作为全省综合改革发展的试点城市，省委省政府对顺德寄予厚望。在综合改革发展的全局中，顺德已充分认识到文化对改革发展的引导作用，先后提出“从拼经济转型到文化转型”，“不仅要担当经济发展的领跑者，更要担当文化发展的领跑者”，充分显示了顺德区委区政府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文化发展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提升思想认识，树立新的改革观，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确立新的改革判断标准，推动综合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以文化创新推动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的创新，率先建设创新型顺德，进一步增强顺德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努力为广东切实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排头兵率先探路，作好表率。

有计划地推出一系列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著作，是保护传统文化、彰显文化个性、扩大区域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顺德推动文化建设的实干精神和战略眼光。从2005年至今出版的三辑《顺德文丛》，涉及文化多个领域研究成果，勾勒出了顺德区域文化渐渐走向成熟的轨迹。希望《顺德文丛》继续朝着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方向不断向前迈进，在梳理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顺德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文化建设领域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总结，为广东县（市、区）域文化建设提供更具借鉴意义的参考文本，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顺德建设文化名区作出更大贡献。

是为序。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风雨兼程——记岑桑

《顺德文丛》第三辑序·····	林 雄 1
1 故里家园·····	1
2 伤 心 地·····	8
3 烽火少年·····	13
4 西走桂黔·····	20
5 上 大 学·····	27
6 在 红 旗 下 ·····	32
7 浩劫君临·····	40
8 奴 隶 船·····	51
9 老兵新传·····	61
10 伟大的转折 ·····	66
11 《人啊，人！》 ·····	76
12 丰收时节 ·····	87
13 《岭南文库》 ·····	97
14 一个老编辑的职业守则 ·····	105
15 题给孙女的座右铭 ·····	113
16 人生感悟 ·····	121
17 “文学乃心灵之学” ·····	133

18 艺术主张和实践	143
19 壮心不已	153
后 记	168
《顺德文丛》第三辑编后记	169
《顺德文丛》三辑书目	171

1 故里家园

1926年12月12日，岑桑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县五区葛岸村（现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葛岸村）。

葛岸是座落在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一隅的小村庄，传说岭南先贤葛洪昔年南游至此，舍舟登岸，小村因而得名。

葛洪，字稚川，生于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卒于东晋哀帝兴宁元年（263）。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著述甚丰。他长期从事道教理论与实践的活动，成为道教思想家；他又潜心炼丹，采药行医，成为化学家、医学家，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葛洪南下岭南，在岭南活动长达二十余年，一生的主要成就均在岭南完成，对岭南文化的影响甚大。葛洪在粤中一带活动时，曾在禺峡山、罗浮山等地隐居炼丹。据传葛洪曾到过西江沿岸行医，在今称葛岸的地方构筑茅舍，垒灶炼丹，在一场瘟疫中活人无数，为当地历代百姓所景仰，村民以葛洪曾在此居停为荣，遂将族人居之地称为葛岸。葛岸村民世代代不忘葛洪恩德，葛洪渐被神化为仙翁，普村同庆的“葛仙翁诞”是这里历久不衰的古俗。“葛仙翁”俨然成为村民精神世界中的



父亲

保护神了。传说中的葛洪遗迹尚存，村中存有“葛仙道岸”的古迹，村民在遗迹所在地构建葛洪公园纪念先贤。

从西江逶迤而来的支流，在这一马平川的三角洲风水宝地奔腾四散，衍生成网络般的小河溪。潺潺流水为两岸芦丛和河床上丰盛的茜草所过滤，来到葛岸村前，已变得碧澄碧澄。村民与这小溪相依为命，世代代饮它的水，用它的水，以它的水灌溉，挖它的泥肥田，向它索取龟虾螺蚌，在它的水面上放着鸭群鹅群。小溪繁衍四季常青的水葫芦和水浮莲，水葫芦这种粗生的水生植物在



母亲

这里称作水仙花，每到春夏之交，水仙花在水面竞相疯长，放肆开花，一大片一大片织锦似的汇拢在弯弯小溪的曲折处，奶白色的花瓣，鹅黄色的花蕊，把小溪点染得出奇美丽。

说不尽的小溪风情，使这个小村庄显得格外妩媚。然而葛岸命途坎坷，这村子耕地面积小，加以土质较瘠，村民生活本来就很艰难，十九世纪中叶，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凌虐，使积弱的大清帝国更显衰败。处于穷途末路的统治者加紧横征暴敛，企图作垂死之一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葛岸村民生活的困厄就不用说了。

穷则思变，在家乡找不到活路只好远走他乡。当初敢于“吃螃蟹”的先行者不知借着什么机缘飘洋过海，在异国他乡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了业，发了财，衣锦还乡。在先行者的带动下，人们络绎出洋谋生，其中的一些人果然致富。“过埠”谋生渐渐成为村中年轻一代趋之若鹜的时尚。他们远走高飞的谋生地以非州的马达加斯加、塞舌尔和毛里求斯等岛屿为主，东南亚的新加坡也不乏他们的足迹。美国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内华达等州发现了金矿时，投机商人在中国招募矿工，到“金山”淘

金又成为当时中国南方贫困农民新的出路。远涉重洋“淘金”的多半是广东“四邑”人，其中也掺有一些顺德人，他们大都是以“卖猪仔”的方式出洋的。所谓“卖猪仔”，就是卖身，把自己像货物一般卖给投机商，由买主为卖方代付川资，卖身者到美国后，要将劳动所得按合同规定偿还给买主，这里面当然包括买主所要攫取的巨额利润。

岑辑熙原是葛岸村的一个普通农民，此时成了“卖猪仔”往“金山”淘金一族当中的一员。他乘三枝桅帆船远涉重洋到了美国，成为加利福尼亚一个金矿的矿工。经过十有余年的辛劳，辑熙大有所获，成为同侪中极少数得以荣旋故里的幸运儿之一。

辑熙回到家乡，置田产，筑大宅，在城镇投资工商业，成为乐从一带知名富户。他晚年得子，取名泮根。儿子九岁时，辑熙病故。遗孀潘氏因儿子年幼，自己无知无识，只好将丈夫遗下的大盘生意委托一个堂侄全权代管。詎料堂侄居心不良，不数年间，便把堂叔遗下的生意侵吞过半。泮根步入少年，家道已形中落，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借着乃父尚存的余荫和乃母不菲的私蓄，泮根还可以过着不愁衣食的优越生活。他年届弱冠，与邻村良教何姓人家女儿筱嫦成婚，翌年，长子汝康出世。此后数年，何氏先后诞下胜芳、连芳、笑芳三个女儿。幼女笑芳出生后两年，何氏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喜出望外的大庆：一对孪生孩子呱呱坠地，而且都是男孩。孪生子中的小哥哥，就是笔者要在这里为他记述生平的主角——岑桑，他的小弟弟不到两岁便夭折了。

泮根从小受到溺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婚后，母亲潘氏便把家中财权交付给他。如此富裕的家境，从小受到溺爱的泮根若然沦为纨绔子弟，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泮根并没有这样，他一直洁身自爱，鄙弃各种不良嗜好，远离腐朽的生活；他热爱艺术，钟情书本，把钱财的大部分都用于搜购善本和名家字画；他还投奔岭南画派大师高奇峰门下学画，要算是富家子弟中的另类了。

泮根十分注重儿女们的教育。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家乡的教育事业

还很落后，没有新式学堂，孩子们只能进书塾，念《三字经》《千字文》

《古文观止》之类。泮根却一定要儿女们进新式学校，接受新知识。此时广州的新式教育已逐步兴起。等到长子汝康和长女胜芳到了合适年龄，泮根便把他们送到广州念中学。次女连芳幼年时由于患小儿麻痹症，双足致残，泮根只好让三女笑芳陪着她留在家中，在村中的一间私塾上学。对于幼子的教育，泮根是煞费苦心的。岑桑才四岁，泮根便把他送往广州进幼儿园。那时的幼儿教育刚起步，幼儿园叫幼稚园。岑家在广州没有自己的房子，小小岑桑由祖母潘氏带着，住在祖母的一位笃信神佛的金兰姐妹家里。祖母每天拖着他走路到幼稚园上学，让他学唱歌，学绘画，学跳舞。小小岑桑不到七岁，父亲便在一间小学附近租了一所房子，仍旧由潘氏把他带着，让他跨越一年进了小学二年级，这孩子居然把功课应付裕余。

自从诞下一双孪生子，母亲何氏便开始变得孱弱不堪，终日离不开药石。她不可能哺育自己十分疼爱的幼子了。小小岑桑是由乳母奶大的，断乳以后，便一直由祖母呵护着。对于小小岑桑来说，祖母实际上承担了做母亲的责任。潘氏虽然目不识丁，但是通情达理。她正直善良，古道热



与三姊在葛岸乡下

肠，无时不表露出对弱小的关怀和对孤苦的爱怜。小小岑桑耳濡目染，祖母可贵的德性融入他血脉之中了。祖母的爱，祖母的情怀，令他刻骨铭心。

泮根要求儿女们热爱读书，手不离书，可说是到了严酷的地步。他根据儿女们的实际情况，指定各人必须阅读的书本，要求他们按时读毕。谁偷懒，谁不认真，都会受到他的批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泮根无限向往，他接受了新思想，拥护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深恶痛绝。他不但自己大量阅读进步书刊，还

指定《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书让长子长女阅读。对于像他那样出身的人来说，这实在有点难以理解。而泮根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小岑桑念小学时，父亲便要他读《西游记》《伊索寓言》《列那狐的历史》《伊利亚特的故事》等书，让这一类有趣的书本诱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小岑桑念小学三年级起，泮根便要他开始写日记，培养他的写作能力。

小岑桑念小学四年级时，患了一场伤寒病，回到乡下疗养。父亲教他念唐诗、读古文；教他学音韵、学中国画、学下围棋、学观星座。那是他与父母最为亲近的一段温馨时光。大约一年之后，小岑桑的母亲去世。母亲的离去使他十分悲伤。

故里家园，那旖旎的风光，那浓郁的亲情，那五月端午的龙舟鼓声，那盂兰节的矛尖粉香，那中秋节游移于夜空与群星争辉的“孔明灯”，还有那孩子们除夕夜在村边地塘挽着灯笼“卖懒”的烛光……一直让他梦绕魂牵。

小岑桑在葛岸度过自己的稚年。到广州念书后，每年寒暑假，他都回到乡下过一段快乐的日子。蕴藏于他心底的最美好的记忆，莫过于村前的那条小溪了。他是在这小溪学会游泳的，他通晓这小溪流经每一个地段的水深水浅，哪个地方有暗流，哪个地方有漩涡；他熟悉小溪两岸的每一株灌木和每一块石头。夏日的每个黄昏，他都爱一次又一次地一边发出调皮的童啸，一边从小桥上跳进溪中，和一大群小伙伴在水里捉迷藏、打水仗……直到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住那些童年伙伴中每一个人的模样和他



在族谱上题字

们的小名，仿佛昨天黄昏还跟他们一起在那小溪里嬉戏过似的。昔时故乡小溪的景观，天真烂漫的童伴们的形象，常常出现在他日后的作品里。短篇小说集《野孩子阿亨》里的多半篇章，就是以葛岸为背景的水乡孩子的故事。

离别故乡多年之后的1985年夏天，岑桑曾遵医嘱回到葛岸短期休养。尽管几历沧桑，家乡原来的怡人风貌已“为灾难历史的利斧砍得七零八落”，但当他用从前刚学会游泳时的原始泳式缓缓地游到那小河拐弯的地方时，童年的一切又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际。此时，他多么怀念那已经一去不复回的孩子世界啊！

“这里没有贫困，没有忧伤，没有眼泪，仿佛与世隔绝了，因为这一切都被忘却了，为哗哗啦啦的水花声，喊喊喳喳的鸟雀的聒噪声，和孩子们此起彼伏的喧闹声、嬉戏声所淹没了。这是一个远离了虚伪、欺诈和势利的孩子世界。这世界是欢快的，友善的，真诚而光明。哪怕孤苦得像一颗颗螺蛳的孩子，也可以从这里得到短暂的平等和快乐。这个在小河的臂弯里憩息的小小世界，是全凭树群的绿荫和孩子们自己的一片无邪的童心来维护的啊！是一个美丽而圣洁的世界啊！

——岑桑《流水弯弯的地方》（1985年8月）

那是小岑桑最欢乐、最赏心的世界，也是他日后无限缅怀和期待的世界，是他用不泯的童心来讴歌和捍护的“远离了虚伪、欺诈和势利”的世界，一个“友善的，真诚而光明”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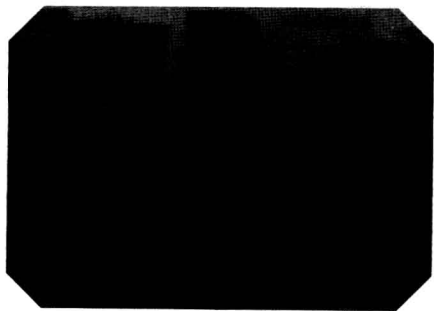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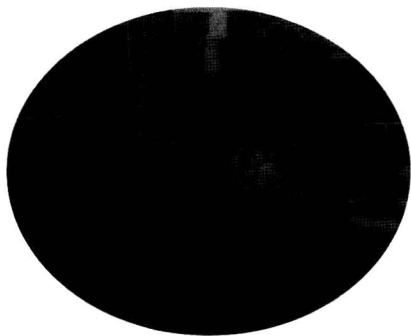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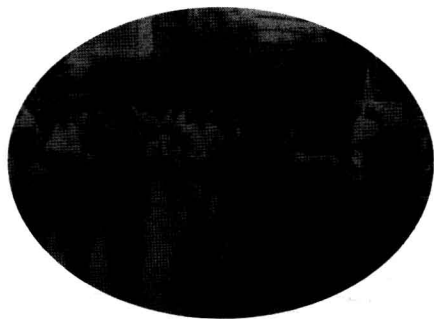
没有比描写自己的童年生活更令我动情的了。我一边写，一边在缅怀，在凭吊，在悼念。那一颗颗透明晶亮的孩子的心，在打动着，使我仿佛回到那个孩子的世界里，舐尝到清泉一般的真诚。

——岑桑《岑桑作品选·后记》（1982年9月）

岑桑说他常因自己“给孩子们写得太少”而抱疚。他谦称自己1982年出版的儿童文学集《岑桑作品选》是他“拿出来给孩子们微薄的礼物”；然而我们却可以从那“微薄的礼物”中探寻到一份厚重的情怀。那份以真诚和爱为内核的情怀，一直体现在他日后的作品里。



族谱中“葛岸风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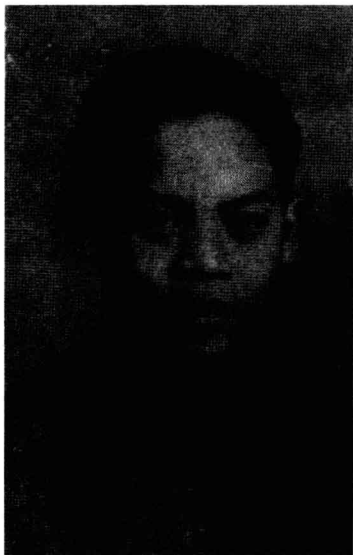


2 伤心地

1937年7月，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夏天，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要以特大字号记载的夏天。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在我国北方不断扩张势力，妄图进一步霸占整个中国。

1937年6月起，驻在我国河北省丰台的日军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7月7日夜，在卢沟桥演习的日本驻军为了寻找侵略借口，诡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断然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日军悍然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勇还击，掀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



香港小学徒

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占领北平、天津后，又蓄意制造事端，于同年8月13日，向上海大举进攻，中国军队予以迎头痛击。久被日本帝国主义欺凌、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已忍无可忍，抗日怒潮汹涌澎湃，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战的形势推动下，也作出了不惜一战的准备。

这时小岑桑已完成小学学业，回到家乡度暑假。时局严峻，举国惶惶。预料日寇南侵在所难免，忧心忡忡的泮根为自己的儿女们一一作出安排：他让长子汝康投奔侨居马达加斯加的一位宗亲，让刚从高中毕业的长女胜芳到粤

西教书；自己在征得一位寓居香港的宗亲的同意后，于这一年的九月间携同次女、三女和幼子岑桑乘船赴港，暂时寄寓于那位宗亲家中。

岑桑至今还记得当年乘轮船赴港途中，甫出虎门，便有一艘日本战舰驶近他乘坐的轮船。由于轮船是挂英国旗的，日舰没有进行盘查或滋扰，但紧挨着轮船并行了一段不短的海程，才调头绕开离去，显然带有威吓的味道。

泮根携同儿女到了香港以后，立即到了那位寓居香港的宗亲家寄寓，本以为宗亲会热情相待，哪晓得与他原先天真的预想大不相同。那位寓居香港的宗亲在香港开设了一间摄影器材店，由于取得了美国摄影器材业权威柯达公司的香港总代理地位，获利甚丰。泮根与这位宗亲本属挚交，在宗亲那间摄影器材店也占有股份，而且此公寒微时还曾得到过泮根的支持；双方的配偶还是同宗姐妹。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关系，泮根才会有投奔之想，那位宗亲也才会有欢迎的表示。为了减轻宗亲的负担，泮根到香港后，自己住在一位堂妹家中，将幼子送到宗亲那间摄影器材公司当学徒，只留下两个小女儿在宗亲家寄寓。短短一两个月后，那位宗亲一家便对寄寓者表现出厌恶之情。泮根看在眼里，随即让两个女儿转投寓港的另一位亲戚家。这位亲戚也是从广州移居香港避难的，生活艰难，靠接做小手工为活，两个花季少女成了这个寒素之家相濡以沫的成员。

小岑桑成了学徒，每天给店铺打扫卫生，为顾客送货。在香港的三年，正是岑桑本应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但国难把他逼进了一个充满势利、贪婪、虚伪、欺诈的齷齪世界，他在店里被颐指气使，招人白眼，稚嫩的心灵遭受了难以平复的创伤。

泮根到了香港不久，便发现患上不治之症，长期住院治疗。1938年秋间，终于不治去世。父亲身故后，寄人篱下的二姊三姊年纪还小，自顾不暇，小岑桑更孤苦无助了。那个到处响着金钱眶当之声的势利世界，对这只小孤雁更无情、更刻薄了。他尝透了在这片光怪陆离的殖民地苦涩的人生况味。

风雨兼程——记岑桑

小孤雁心境苍凉，他苦无诉处，唯有写信给远在粤西的大姊姊。从香港至粤西的邮路虽通，但来回一趟，少说也得一两个月。姊弟俩不断地通信，姊姊的关爱，使孤苦的弟弟倍感温暖。

香港这一段生活凄凉而可怕，伤透了这个孩子的心。多少年后，留在心上的伤疤依然无法去掉。1983年岑桑重返扯旗山下的香港，刚抵住地，就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涌动于心怀的几行诗草：

香港啊，我陌生的老相识

那时我曾怀着

梨树叶芽一般嫩弱的心

来到你隆起的鼻子下面

惊讶于世界的冷酷与离奇

生活一开始就不问情由

剥下我带着花纹的童装

强令我换上一身

又长又宽的唐装衫裤

然后粗暴地夺取我那

又短又窄的童年

在深水埗污秽的长街

在铜锣湾喧嚣的市肆

在德辅道隆隆作响的路轨之间

在过海小轮不设座位的三等舱里

水一样，流走了

我那本属于风筝和皮球的日子……

——岑桑《香港，我陌生的老相识》（1983年）